AFRICA

主编

[尼日利亚] 泰居莫拉·奥拉尼央
(Tejumola Olaniyan)
[加纳] 阿托·奎森
(Ato Quayson)

非洲文学
批评史稿 上

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译

姚 峰 孙晓萌 汪 琳 等



WILEY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FRICA

主编

[尼日利亚]泰居莫拉·奥拉尼央
(Tejumola Olaniyan)
[加纳]阿托·奎森
(Ato Quayson)

非洲文学
批评史稿 上

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译

姚 峰 孙晓萌 汪 琳 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你们都听说过“非洲个性”（African Personality），听说过非洲民主、非洲特色社会主义、以及“黑人性”运动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不同时期创造出的支柱，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而一旦我们站了起来，就不再需要这些支柱了。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
《作为教师的小说家》



总主编

李安山

国际顾问委员会

Ibrahim Abdullah
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博士，塞拉利昂大学弗拉湾学院历史系教授。

Olutayo C. Adesina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非洲评论》（African Review）主编。

Fantu Cheru
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大学教授，北欧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chra Sida Hida
摩洛哥拉巴特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研究项目官员。

Augustin Holl（高畅）
喀麦隆学者，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原巴黎十大副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 卷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Martin Klein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前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会长。

林毅夫（Justin Yifu Lin）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Mahmood Mamdani
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Femi Osofisan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戏剧系教授，戏剧家，2015 年获泛非作家协会荣誉奖，2016 年获国际戏剧评论协会塔利亚奖。

Kwesi Kwaa Prah
加纳第一代政治学家，南非非洲高级研究所主任。

Issa Shivji
坦桑尼亚科技委员会尼雷尔资源中心主任，曾任教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Olabiyi Babalola Joseph Yai
非洲语言文学学者，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贝宁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毕健康
刘少楠
刘伟才
刘海方
许　亮
孙晓萌
李洪峰
邱　昱
汪　琳
张　瑾
陈　亮
赵　俊
施美均
姚　峰
袁　丁
倪为国
徐微洁
蒋　晖
程　莹
廉超群
潘华琼

原版信息

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Tejumola Olaniyan (Editor), Ato Quayson (Editor)

Wiley-Blackwell

July 2007

ISBN: 978-1-405-11200-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本书由以下项目资助出版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非洲文学批评研究”（项目号：2019JT00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德勒兹哲学视角下的非洲英语小说研究”（项目号：2018BWY024）

总　序

学问之兴盛，实赖于时势与时运。势者，国家与人类之前途；运者，发展与和平之机缘。中非关系之快速发展促使国人认识非洲、理解非洲、研究非洲。

非洲乃人类起源地(之一)，非洲文明形态使人类文明极大丰富。古罗马史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有言："非洲总是不断有新鲜事物产生"，此种"新鲜事物"缘自非洲人之"自我创造活动"(Ki-Zerbo 语)。全球化再次使非洲为热土，非洲智者提醒："千万别试图告诉非洲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他们该如何'治好'自己。如果你非要'提供救赎'，那么抑制你内心的这种渴望"。"非洲人不是坐在那列以我们的世界观为终极目的的列车上。如果你试图告诉他们，他们如何成为我们，千万别。"(Kaguro Macharia 语)

此提醒，预设了国人研究非洲必备的"问题意识"；此提醒，不仅因国人对非洲的知识仍然贫乏，更促使吾辈须知何为中非文明互鉴之基础。

中国学界不仅须理解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之卓识远见，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之渊博学识，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之睿智论证和马兹鲁伊(Ali Mazrui)之犀利观点；更须意识到非洲之人文社会科学在殖民统治时期受人压制而不见经传，如今已在世界学术之林享有一尊。吾辈须持国际视野、非洲情怀和中国立场，苦其心志，着力非洲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诸方面之基础研究。

"六点非洲书系"之旨趣：既要认知西方人心目中之非洲，更要熟悉非洲人心目中之非洲，进而建构中国人心目中之非洲。本书系关涉非洲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力图为非洲研究提供一种思路。惟

如此，吾辈才有可能提供一套有别于西方的非洲知识之谱系，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之尝试。此举得非洲大方之家襄助，幸甚。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此乃吾辈研究非洲之起点，亦为中非文明互鉴之要义。

是为序。

李安山 2019 年 11 月 11 日

于京西博雅西苑

序　言

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生物遗传学家的基因研究证实，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这片古老的大地充分被人类所认识，相对来说，却又是比较晚近的事。要为文化语言上丰富多样的非洲撰写一部可读的文学史，其难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今年7月上旬，有55个成员国的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其前身为成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在尼日尔首都亚美召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特别峰会，正式宣布成立非洲大陆自贸区。目前，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正不断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发出声音。但是在历史上，非洲这一地理概念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建构起来的。

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就在迦太基（今突尼斯城）建立城邦，逐步扩张，其势力范围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抵达西班牙南部纵深地区。罗马人称该城居民布匿人，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罗马和迦太基不断兵戎相见，这些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失陷，惨遭洗劫，过了一个多世纪，罗马帝国奠基人奥古斯都将迦太基定为罗马阿非利加（Africa）行省省会，重新繁荣。[①] 这是罗马帝国在北非第一个领地，后来殖民地范围越来越广。鼎盛期的罗马帝国拥有地中海周边所有地区，包括从埃及到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大片土地。北非不仅出了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① 莎士比亚戏剧《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讲述的就是罗马将军安东尼（奥古斯都的妹夫）与埃及女王的爱情故事以及罗马出兵征服埃及。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情》是同一故事的新古典主义版本。《奥赛罗》中的同名主人公是摩尔人，即北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

193—211 在位),还产生了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圣奥古斯丁。公元 5 世纪,汪达尔人(日耳曼民族一支)入侵迦太基,又制造一次文化灾难。公元 6 世纪末,迦太基转手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特区,百年后又被阿拉伯人征服。当时阿拉伯人的文化也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笔者在此略说北非古代史,无非想强调一点,即地中海沿岸地区文化上多元和混杂的特性不能与 20 世纪文化政治上的"黑非洲"混为一谈。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将整个地中海世界作为他的研究对象,马丁·贝尔纳(Martin Gardiner Bernal,1937—2013)则在《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el Civillization*)一书追寻古希腊罗马的亚非之根。13、14 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设计、建筑阿尔罕布拉宫(1986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尽善尽美地体现了伊斯兰风格。15 世纪末穆斯林势力退出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几经修复、重建,也增添了一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特色。但是,13、14 世纪的阿拉伯建筑也不能用本质主义的语言来描述,地中海文明本来就有一些共享的资源。从文化上来说,我所理解的非洲文学并不局限于当今世界地图上的非洲,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来源于印度、波斯、伊拉克和埃及,1988 年获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Naguib Mahfouz,1911—2006)使用的就是阿拉伯语,但是他又精通英语,深受英语作家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等巨擘的影响。我深以为,取历史的视角,纯粹的"非洲性"是不存在的①。这本厚重的《非洲文学批评史稿》全面呈现了非洲文学内在的张力和多元的发展过程,我阅读后反而生出这样的想法:"黑人性"的建构有其政治意义,但终归是徒劳的,人的肤色远不及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重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航海事业把非洲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贩运奴隶是其中极其丑恶的一章,尽管此前非洲内部已有人口贩卖的记载。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探险活动在 19 世纪到达高潮,有关非洲语言文化的

① 用葡萄牙语创作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Mia Coute,1955—)2018 年夏来华参加上海书展,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非洲国家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以一个简单的"非洲"概念囊括它们恰是对非洲最大的误解。详见 2018 年 8 月 18 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知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展、深化。殖民主义的一些遗产已成为今日非洲文化的一部分，比如非洲使用法语的国家和地区不下 30 个，尽管有很多地方差异，法语的影响无处不在。英联邦在非洲的国家有 18 个，包括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和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英语是这些国家的通用语或官方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萌芽发育阶段，欧美文学是重要的参照物，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往往在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翻译上多有建树，非洲文学的概念当时还没有产生，作品的译介也未列入日程。由此看来，非洲文学更像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伴生物。上世纪 50 年代，“亚非”一词在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出现在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而且一度成为关键词。

1955 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的别称是亚非会议。1956 年 12 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过亚洲作家会议，第二年年底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决定筹划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1958 年 10 月，会议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主题是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那年第 10 期《人民文学》为配合这次盛会，发表茅盾《祝亚非作家会议》一文，与此同时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与会并作报告《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1959 年年初，作家出版社还将茅盾、巴金等中国代表的发言和评论汇集成册出版，取名《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

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于 1962 年 2 月在开罗召开，中国也派作家代表团参加。茅盾所作报告的题目意味深长：《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亚非文学灿烂前景而祝福》。“风云变幻”四字或许暗示着 50 年代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裂。1966 年 6 月至 7 月，北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当年 7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但是原定 1967 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作家大会却未能如期召开，从此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渐行渐远。[①] 1966 年“文革”爆发，那一年的《世界文学》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亚非文学在我国的主要窗口也随之关上。

---

① 详见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 年第二期，第 66 页至 8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文学》1977年下半年试行复刊，第一期还是“内部发行”的，载有叶君健翻译的莫桑比克和南非的6首诗，均选自尼日利亚诗人、作家索因卡(Soyinka，1934—)编辑的《黑非洲诗集》。叶君健在题头介绍中指出非洲文学的先天不足：

> 非洲长期受帝国主义统治，民族语言长期受到压抑和摧残，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殖民主义教育。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所熟练的也都是欧洲语言。通过这些语言他们无形地吸收了西方的“文化营养”，因此不管他们用哪种语言创作，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深受欧洲——也包括美国——近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正如这本集子的编者索因卡在序文所指出的，《荒原》、法国达达主义、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影子，都在他们的诗作中找到痕迹。但作为非洲的诗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上述这些资产阶级流派的社会背景又是多么不同！这是长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也是长期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一种后果。①

笔者以为，非洲知识分子使用的欧洲语言，未必就是一件紧身衣。犹如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德文和英文，丝毫不影响他们创立极富颠覆性的新学说。非洲反殖民主义先驱、非洲统一组织倡导人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那辈非洲领导人大都曾留学欧美国家，或者是像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1924—)那样的基督徒。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1922—1999)甚至把莎士比亚剧本从英语翻成斯瓦希里语。叶君健的批评是有偏颇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于这本文集里所收的钦韦祖(Chinweizu)论文《浪子，回家吧》。《黑非洲诗集》编者索因卡本人也是在伊巴丹大学接受教育后赴英国利兹大学读英国文学，他在挖掘本土资源的过程中不可能清除英语文学和欧洲文学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德语、布尔人(荷兰、德国和法国早期移民后裔)

① 《世界文学》，1977年第一期(内部发行)，第119页。

使用的阿非利堪斯语和产自非洲本土的斯瓦希里语、豪萨语都可以成为非洲作家的语言工具[①]，然而有些使用范围较小的本土语言却可能成为非洲作家走向世界的障碍。这现象不公平，但是现实就是如此，抱怨无济于事。1986 年，用英语创作的索因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使用阿拉伯语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也获此殊荣，不过他也通晓英语，读过大量英语或翻译成英语的欧美文学作品。后来得到这一荣誉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和库切（J. M. Coetzee，1940—　）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我想在此申说的是，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就和阿拉伯语一样，背后都有伟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禁锢者，如能合理使用，反而是一种巨大的优势。非洲作家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比亚洲作家小，可能就是语言上的原因。

我国的非洲文学译介起步于 1950 年代。1955 年和 1963 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两种《非洲民间故事》，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成长于津巴布韦的英国女作家）的《渴望》（解步武译）和《高原牛的家》（董秋斯译）先后于 1956 年和 1958 年出版。1958 年 8 月、9 月两期《译文》是“亚非文学专号”，登载了一些政治宣传鼓动的作品，比如《起来，行动吧！》（莫桑比克）和《受不了啊，穷苦的黑人！》（桑给巴尔）等诗歌。第二年《译文》改名《世界文学》，但是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和陈燊四人合作的重要文章《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 年第 5 期）基本上谈的都是俄苏和欧美文学，没有出现“非洲文学”4 个字，只是在说到“我们的翻译面还包括了这些亚非国家的名字”时，点到 4 个非洲国家：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和南非联邦。[②] 但是到了 1961 年，《文学评论》刊出两篇有关非洲文学的论文，柳鸣九、赵木凡的《战斗的非洲革命诗歌》（1961 年第 1 期）和董衡巽的《“黑暗大陆”的黎明——评介非洲反殖民主义小说》（1961 年第 5 期）。当时的《文学评论》的篇幅要比现在小得多，刊出这样的文章，有配合国际形势（如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面。不过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现象：两篇文章引用的非洲作家作品，有的发表于法国文学杂志，或由英国

① 非洲现有多达千种语言。

② 《文学评论》，1959 年第五期，第 46 页。

老牌出版社(费伯)推出,可见殖民国家也为反殖民文学搭建平台。过了两年,《世界文学》杂志还推出"黑人文学专号"(1963 年 9 月号),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也由作家出版社在 1964 年出了高宗禹译本。1965 年年初,海政文工团话剧团在京演出集体创作的《赤道战鼓》,支持刚果(利)[①]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卢孟巴的名字传遍全国,各种连环画和宣传画相继问世,《人民文学》也将剧本全部刊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地方戏剧团也都改编这个剧本搬上舞台。《文学评论》1965 年第 1 期的头条就是陈斐琴的《谈〈赤道战鼓〉的创作》。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赤道战鼓》拍成电影,笔者小学还没有毕业,曾在杭州的人民电影院观看。然而当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的蒙博托(Mobutu,1930—1997)于 1973 年 1 月作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时候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反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学者纯粹是从政治立场上介绍、讨论非洲文学。其实非洲国家独立后还遇到无数挑战,有的问题并非来自过往的欧洲人殖民统治。波兰裔英国学者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Stanislav Andreski,1919—2007)的《非洲的困境》(*The African Predicament*)揭示了非洲国家如何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指引下走向迷途。[②] 这本书出版于 1968 年,很多内容今天读来仍未觉过时。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曾经在《大河湾》和《非洲的假面剧》等著作中讽刺过一些非洲裔留英美学生或激进左翼人士,他怀疑这些充塞了进步理念的知识分子回国后是否能真正造福非洲。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废除已 25 年了,曼德拉的几位继承者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某些曾经担任要职的人士所面临的指控,安德烈斯基 50 年前就预见到了。总是以受害者自居,就难于直面自身的痼疾。

非洲文学是新兴学科,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还没有设立这一学科的课程,学术研究力量也相对薄弱。今年 6 月,朱振武主编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非洲国别英语文学研究》问世,值得庆贺。

---

① 后改称刚果(金)。

② 今天传来消息,坦桑尼亚一辆油罐车因车祸倾覆,大批民众乘机偷油。油罐车发生爆炸,造成 57 人死亡。

现在这本《非洲文学批评史稿》涉及范围广泛得多，有的话题（如民族文化、不会沉默的声音）的意义超出非洲，而且作者能将非洲文学置于各种当代批评流派的理论框架下解读，对我国从事中外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是具有非凡价值的。我还深深感到，当下的非洲学术界长于理论生产，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我相信，假以时日，《非洲文学批评史稿》必定是非洲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陆建德

写毕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

导　读

一

非洲现代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殖民的产物，同时也必然是反殖民的产物，这双向的性格决定了非洲文学写作和研究的方向。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非洲作家积极参与了“什么是非洲文学”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一系列非洲文学的根本命题：非洲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文学与政治、语言问题等等。恐怕没有谁比非洲作家们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了，因为这是他们在日常写作中时时感受到的问题。作为新崛起的非洲知识精英群体，他们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的过程中，作家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这个文学的写作和思考的时代，我们称为批评的时代。

在批评的时代，文学研究是在西方研究者和非洲作家之间的对话中进行的。每一次作家对文学批评的介入都是下一个创作的序曲，而每一次作品的完成又带来对非洲文学本质的新的思考，批评和创作处于积极的互动之中，相互言说、彼此投影。文学写作和研究之间没有篱墙，言说非洲文学的权力没有旁落到西方，尽管，也无法摆脱西方。这个批评的时代见证了非洲文学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发展动力，也回应了非洲的启蒙和革命的双重反殖任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代非洲文学受到20世纪全球左翼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变得富有决定性。举例来说，如下的历史因素对理解非洲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3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黑人性”运动是现代非洲文化民族主

义的肇始，这个运动的领导者表示，他们从未将黑人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右翼身上；二战后东方国家的独立极大推动了非洲政治民族主义的产生；50到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为非洲培养了大批思想干部和艺术家；亚非作家协会等第三世界作家合作组织将非洲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泛非主义运动——与国际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文学方案"对70年代起陆续独立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产生了深刻影响等。这些事件为"批评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物质基础，保证了非洲人所理解的"文学"远远大于西方对于文学的理解，这不仅指非洲作家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的功能，更是指，在本质上，这个时期的文学乃是一种非洲意义上的"人民文学"：它渴求文学和广大的人民（农民、工人）结合，而不只限于成为都市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读物，或是市民社会里公共讨论空间的一部分。

在非洲经历了民主化和全球化大潮之后的90年代，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相应地，在非洲文学领域，作家回归了市场，研究交给了专家，批评遂经历了双重死亡，批评的时代戛然而止，理论的时代拉开帷幕。在理论的时代，"非洲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无关紧要，甚至连"非洲是什么"的问题也已无关紧要。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全球的问题取代了"民族的问题"（national question）成为非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这个时期的非洲文学研究进入了立足于"后民族国家"模式的"后殖民研究"：身份政治、杂糅、改写、生态批评、动物主义、同性恋、文化研究等都纷纷登场，打造了一个多重理论姿态的非洲文学研究。在这种专业化的研究中，作家难有插嘴的地方，因此也就自缄其口。90年代之前争论的艺术本体问题已无人问津，作家意图变得无关紧要。今日，文本变成专家施展理论才华的舞台，过去非洲文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正在减弱：从昔日的载道文学渐次变成公民社会的消费产品、转售于世界文化市场中。

非洲文学生产和研究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都被西方牢牢地把控着。从作家情况看，西方的殖民统治在非洲留下了一套完整的人文教育体系，用于推广西方价值观和艺术品位，早期的教会学校、西式精英高中和由殖民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英式大学，对非洲第一批现代作家如阿契贝、索因卡和恩古吉等作家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沿用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国语，这使得欧洲语言在非洲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